

第三回 高知縣憐才假索詠 陶總兵念舊實親朋

且說明日，狗低頭把貼兒致意縣中。那知縣即是梅如玉的門生，姓高名捷，後來會試又中了進士，殿試三甲，除授了四川成都府雙流縣知縣之職。到任不上一年，政理民安，遠近俱稱他是高青天。這日正坐早堂，見梅府家人持帖跪稟，說是一樁姦盜情由：“家相公要求大老爺，即刻差人提究的。”高知縣道：“曉得了。”把一個年通家弟的回帖，打發梅家家人去了。便起一支飛簽，朱筆標道：“立拿姦盜犯人湛翌王等，火速赴縣候審。”乃差幾個應捕人役，到梅公子家，切腳捕捉。怎知人已在他家中，先打得七死八活的了。眾差人見了公子，公子打發些賞賜，眾差人謝了一聲，竟帶湛翌王回話本官去了。不題翌王見官之事。

且說梅杏娘小姐，聽得外面人散，方纔在壁衣中走出來。思量：“這起人是那裏來的？難道青天白日，強人就如此大膽？家中打搶得這個光景，須差人報與哥哥知道，方好報官緝捕。”心中又疑惑道：“適纔喧鬧之時，又聽得有人喊叫拿住姦夫，這不知是何緣故？”祇見佛奴面色如土，氣吁吁的跑來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你道剛纔那一夥人是那裏來的？”杏娘道：“那曉得他是甚麼人。”佛奴道：“小婢被他們趕得急了，忙躲入廚下一口大櫥背後，聽得這些人口中說道：‘姦夫拿住了，快去回復大爺。’我在櫥縫中張一張，就是後邊的灰貓頭俞甲，與臭老鼠王乙兩個，把落詩箋的後生綁了，指著罵道：‘狗頭，你與小姐姦姦得好，如今拿去見大爺，少不得是個死。’他口口指稱大爺，必定是我家公子有命，喚他們來做的勾當。”杏娘聽見，唬得魂飄膽蕩道：“昨日落詩箋的那生，據你今早說，已還了他的詩去了，怎地又在園中。我哥哥久已怪我佔住花園，千方百計來擺佈我。如今將沒作有，串通無賴，把出乖露醜的事來污蔑我。都是你這小賤人弄出來的事。已如此，我總是一死。”便要拂衣投井，佛奴扯住道：“小姐且不要忙，此事都是小婢起的，如今都推在小婢身上就是了。若公子有甚擺佈，小婢拚得一死，小姐原是乾乾淨淨的一個小姐。”杏娘哭道：“李下整冠，瓜田納履，嫌疑之際，尚且不可，何況現拿一人作證，傳揚出去，有口難辯，一生名節，不料喪生你手裏。”佛奴情願受責。”杏娘道：“而今打殺你，總不相干。萬一經官動府，怎生是好。且商量脫得此難，再作區處。祇可憐那生，也是無辜被你劈空陷害。”佛奴道：“小婢之罪，擢發難數。據小婢算計起來，三十六著，此時走為上著。小姐快與奴婢收拾些細軟，尋一個安身之處，暫避幾時，再作理會。”杏娘道：“我左思右想，還是死的乾淨。縱然避過一時，醜聲已經四布。”佛奴道：“虛則虛，實則實。外面人誰不曉得，公子慣會砌害人的。就是此事傳布出去，總不肯信。如今先叫一人，到彼打聽湛生的消息，看他如何舉動，以定行止。”杏娘已氣得默了，但憑佛奴做主。便教一個老蒼頭，與他幾錢銀子，吩咐連夜入城，打聽去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這早，范雲侶道人等那湛翌王到晚，不見來酒店中回話。心中知道，他必然落難了。自己又買一壺吃過，竟回寓去。到了次早，便一路訪至梅府花園左近，探聽湛生消息。祇見一叢人，你七我八，在那裏說前面這樁異事，雲侶便挨身而入，細察其意，方知湛翌王果被人獲住，今已拿到城中。也不及聽完，竟抽身奔入城來，打聽著實，不題。

且說起湛翌王家中父母兄弟，念他一夜不見回來，到了次早，教人四下尋訪。那時，差人把湛翌王帶到縣中，高知縣判理公事，尚未退堂。翌王跪在丹墀之內，又見梅家家人手中持一名帖，稟那知縣。知縣心裏疑惑道：“想此人又來作惡了。他有事送來，本縣在老師面上，自然與他料理周全，為何如此著忙性急？”當下便叫犯人聽審。翌王此時，已是站身不起，匍匐上堂。知縣高聲問道：“你為何白晝打劫梅大爺家裏？快快招來，免受刑責。”翌王哭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生員是簪纓世裔，平素清白自好，怎敢作此違條犯法之事，以辱名教？望大人詳察。”知縣道：“現有地鄰為證，失單為據。說你白晝統領兇徒，持械打入內室，搶失金銀寶物，還要強辯麼？我料想你不打不招的。”叫左右拿下去打。一聲吆喝，眾皂隸把來拖翻動手。翌王心慌，大叫道：“容犯生細稟實情，死也甘心。”知縣便教放起道：“你且說上來。”翌王祇得把花園遺詩、後來遊玩、突被眾人搶到城中、梅公子私自拷打、今又送在臺下等語，從頭至尾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放聲大哭道：“還求大人作主超豁，恩同再造矣。”

知縣喝教下去，便想道：“看來那生，果然不像個賊子。這番說話，想是真情。且鄉領報單既說是姦盜，如何又牽連梅老師令愛在內？此事實有可疑，且不要提起就是。強盜恐亦不真，待我從容體訪，自有明白。但如今怎生回復梅兄纔好？”沉吟半晌，心生一計，又叫湛翌王上來道：“盜情真與不真，且再審問。你既說是為著遺詩，到園中遊玩，並非強盜。若做得詩來，便饒你一頓打。若做不來，明條花言抵塞，先打三十六板。”湛生道：“求大人賜題。”高公正在思想個題目，適值門子點火進煙。知縣就將手中煙筒，指道：“祇將此物為題，限你風東翁三韻。”翌王便不假思索，信口吟道：

借得司炎祝氏風，餘芬撩亂各西東。
無端更拾天山草，醉倒虬髯碧眼翁。

高公聽罷，點頭道：“詩果做得好，又甚敏捷。這一頓板子，且權饒了你。”叫禁子張旺上來，低低吩咐道：“這盜犯湛翌王，著你押監，不可十分難為，也不可十分輕鬆，須要用心看管，我自賞。”張旺道聲曉得。高公喝令，帶湛生下監。翌王一頭想道：“那裏說起，有些奇禍。不知梅小姐在內，可曾驚壞？這班光棍，又說我姦淫了小姐，可不是劈空陷害。幸喜得官府並不問起，但不知小姐與佛奴性命若何？家中父母曉得，必要哭壞。”心上千愁萬悶，且喜得那首落花詩，尚緊緊繫在衣帶上，不曾失去，還好。那范道人，原說目下既該有禍，他的言語已驗，但不知後面如何？心中分明無數小鹿兒亂撞。

不說翌王苦楚之況，再題范雲侶當下趕入城中，各處尋覓。正不見那湛翌王，徑走到縣前。肚中餓了，到舖內買幾個點心充飢。祇見一霎時，縣場上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過。口內都說道：“看審強盜。”有的道：“昨日在梅大爺花園內拿的。說起來那強盜，原是好人兒女。”雲侶一一聽得明白，知是翌王無疑了。然一時無計可施，祇得也挨在眾人之中，在縣堂左側，偷看審問。幸喜知縣甚重斯文，不曾難為。及見發監，他便隨了禁子來叫道：“翌王兄。”翌王聽見，回頭看是范雲侶，便跌腳哭道：“仙翁，你便怎生救我則個。”雲侶道：“不意湛兄就如此狼狽。”便細問昨日花園始末。翌王一一告訴了一番。雲侶點頭道：“是了，你且安心過去，我曉得那縣公，極其廉明，必肯終始用情。貧道前送皂囊，乃是要緊之言在內，兄可收好，倘出得此門，先將第一個拆看，那兩個後遇極急難之時，方可開視。”

正在叮囑，湛悅江訪知消息，也來看望。父子相見，抱頭大哭了一場。當時有詩為證：
父子關情倍感傷，幾行紅淚斷人腸。

祇因誤入桃源去，繼縲今朝陷冶長。

悅江便埋怨道：“你是讀書明理之人，怎麼自陷於非義？這也不必說了，但如今怎生可以脫得此難？”雲侶道：“令郎此番麼……”悅江聽見，回頭問翌王道：“這是何人？”翌王代為通述了。湛公致謝，便問：“小兒此番不知怎麼？”雲侶道：“不過年災月晦，有幾日牢獄之厄。昨日老道邂逅間觀了令郎尊相，已細細稟明，諒無大患，反因之得些喜事。然有十五個月流離顛沛。”正在攀談，禁子催促，三人不及細話，各自別去不題。

如今且說杏娘家裏，老蒼頭梅盛，探聽湛生消息，清早便出城來，回復了小姐。杏娘知道這番說話，料必要經官府，又欲尋死。佛奴道：“為今之計，快快走罷！”杏娘道：“就是要走，如今待走到那裏去？”佛奴道：“小婢昨晚一夜不睡，思想到陶太爺家，可以暫避幾時。況前日陶太太曾差人來接小姐，今日事出無奈，正好趁水推船，細軟衣飾，小婢已收拾停當。”杏娘見事急心慌，便含了眼淚，同著佛奴，叫梅盛領路。又恐大路遇見熟人不便，喚一頂轎，竟從小路上抄進西關，一徑望陶家而來。

原來這陶家，就是杏娘小姐的姑夫，曾做過陝西總兵，因被仇家所陷，致仕在家。夫人梅氏，公子宗潛字景節，即湛悅江之婿，湛翌王的妹夫。當日杏娘到得門首，佛奴先去報知陶夫人。陶夫人聽得姪女到來，親人相見，忙同媳婦出迎。到得廳上，杏娘拜見過姑媽，然後姑嫂相見。陶夫人即同杏娘坐了，問道：“前曾叫人來接姪女，為何不就來？今日到此，我快活得緊。”杏娘致謝。佛奴便到外邊打發梅盛回，叮囑其路上仔細，切不可漏泄風聲。梅盛會意去了。佛奴進來，對陶夫人說道：“請夫人小姐到內閣講罷。”夫人道：“有理。”竟同媳婦，房中坐地。

須臾茶過，陶夫人又問杏娘道：“老身請問，姪女心中有甚不足意事？”倉忙而來，面帶憂容。”杏娘不語。佛奴便請夫人到半邊，低低把小姐來的緣故一一告訴。陶夫人點頭道：“原來如此！”落一把眼淚，對杏娘說道：“我想，我哥嫂沒福。你哥哥雖自成立，天性狠惡。祇苦得你一人，舉目看親人，便是我了，也不能照顧著你。不道你哥哥，又做這番來害你。”又問佛奴道：“不知此生是何等樣人？”佛奴道：“那人姓湛，說是個秀才，父親也是做官的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斯文人，怎麼受得這樣苦。”說話間，慧姑聽見一個“湛”字，便有心問夫人道：“昨日爹爹到來，為尋我大哥，大哥不見。為何佛姐姐口中說甚姓湛的秀才，莫不與他有些相干麼？”陶夫人道：“難道有這等事？”口雖如此說，便一邊對佛奴，問其備細。佛奴道：“他說是父親做過甚麼錦衣衛哩。”慧姑聽到此句，便大哭道：“這是我哥哥無疑了。”老夫人亦吃一驚道：“果然是大舅受害，必要與你公公說明，商議救解之策。今早同你官人拜客未回。”便吩咐陶旺：“快快請了回來。”此時杏娘倒也默在一邊。陶夫人又走來對杏娘道：“我兒不必如此，恐怕憂傷了身子。”又向媳婦慧姑道：“世上原有這等湊巧奇事。”佛奴在旁聽了，亦以為異。

不一時，恰好陶公回來，曉得內姪女到家，一徑到裏邊來。杏娘忙起身相見。陶公就問：“甚風吹得小姐到此。”夫人一把扯了陶公道：“閑話慢講，有一句要緊話，來與你商議。”走過外廂，夫人便把姪女之事，一一說明。陶公大驚道：“怎麼湛大舅不老成，闖進花園做甚麼？”半晌又笑對夫人道：“既已如此，事完之後，待我作主，就把你內姪女嫁了他到也好。”夫人道：“這個恐怕使不得。”陶公道：“若是你姪女要與別家定親，聞得花園之事，不論有無，那一家肯攀？若仍舊在園內焚修，反被人言三語四的議論。況且他們兩個，一個是望門寡的孤男，一個是閉門修齋的寡女，年貌相稱，今日又有此一段屈事，正是天然一對好夫妻，終身必無閑話。”又皺眉道：“但是那狗低頭，怎麼與他說得明白纔妙。”夫人道：“若與他說，必然無益。還是求那高知縣，怎麼斷得團聚纔好。”陶公道：“這也未必能夠。你姪兒主意要害他，見斷合了，何難再弄文法？況高知縣在你哥哥分上，那有不用情的。祇是待我與他說，雖是我內姪之事，實關係我內姪女。同是座師面上，一邊闔門體面，求他用心周全，他或者又看我情分，竟有出力也未可知。”即時吩咐打轎，到縣中去拜見高公。

此時，高公已退午堂，家人傳梆進去，一聲云板響，高公早已出來，請後堂相見。敘禮過，茶罷，高公先問道：“老先生光顧，有何見諭？”陶公即拖坐椅坐膝，低低把湛翌王之事，前後始末，細細述了一番。又道：“兩造俱是治弟至戚，求大人俯推薄面，必要周全了，則感德不獨湛生也。”高公打一恭道：“湛兄之事，不必老先生勞神過慮。晚生昨已設法，免其責罰。把姦情一段擱過不究，即是周全令內姪女，周全湛兄的意思。”又微笑道：“令內姪一面之詞，晚生明明知道。若是徑從輕釋，在梅兄面上不好意思。則梅兄必然另設毒害之計，到不是晚生周全的意思了。請老先生暫回，容想一良策，必兩無傷礙，然後奉復何如？”陶公打恭致謝，又再四叮嚀而別。

不題陶公囑託高知縣之事。且說前日，杏娘小姐纔離了花園，投奔陶家。那時，狗低頭就差幾個心腹家人，如狼似虎，手中拿了一疊封皮，竟時花園內來。口中叫道：“撿點好了，連人和馬，封他娘在內。”幾個走到裏邊，見沒有了杏娘、佛奴，兩個道聲：“不好了！知風走了，怎麼好。”有的道：“且封好了園門，四下追尋去。”看官們，你道這梅富春狠也不狠？自己嫡親手足，就如此設心，必要置他死地。所以有詩一首，單贊狗低頭的算計：

嫡妹無端構薑謀，狼心毒算孰能儔？

教卻御史貽謀墮，輸得人人喚狗頭。

且說那高知縣，送別了陶公，退入後堂，便想救湛生之策。想了一回道：“除非如此如此。”即叫皂頭周秀，禁子張旺，到私宅回話。當下喚到，先吩咐周秀道：“本縣今晚教你打盜犯湛翌王，須要著實做一兇狠勢子打他，實在不要用力。”當下就賞他五錢銀子，先打發出去了。又叫張旺，吩咐道：“本縣晚堂，即復審昨日那盜犯湛翌王，審過仍教你押下監中，要你悄悄地放他逃走，不可有違。”張旺便答應說道：“蒙老爺吩咐，小的敢不遵旨？”高公又道：“你若放他走了，本縣明日還要假意難為，打你幾個板子，著你追究緝捕。”張旺道：“老爺吩咐，不要說打板子，就是再厲害些的刑法，小的那敢有不受的理。”高公便把白銀二十兩賞他道：“須小心在意，不可敗我機密事。”張旺叩謝，答應而出。便同周秀，在堂伺候。

到了晚上，高公出來坐堂。堂上張燈列火，吏書皂快畢集。高公先審過了幾件戶婚田土之事，然後弔出湛翌王一干問道：“你這強盜，好不厲害。白日搶劫財物，又黨羽全無，祇是一人，倒虧你好一副大膽！”又叫地鄰問時，都道：“這強盜果然十分兇惡，搶劫了梅大爺園中多少東西，又姦淫了小姐，幸被小的們協力擒住的。”高公喝道：“胡說！青天白日，打劫人家，又何暇思想姦淫。況且倉卒之中，有何人誣見，強盜又是一人，怎麼就敢搶劫，其間必有指使。”叫皂隸取夾棍來。俞甲道：“待小的實說，一夥而來，共有三四十人，俱是趕散走的，他是身邊財物多了，跑奔不上，被小的們拿住。姦淫之事，果是不曾看見。”高公道：“既不曾見，我也不究。祇是所有贓物，如今那裏去了？”王乙便稟道：“財寶搜出，已是梅大爺收明去訖。”高公道：“這是真的麼？”王乙又叫道：“老爺這是確真，小的們親眼見的。”

高公叫眾人下去，又叫湛翌王問道：“你還有甚麼講？”翌王哭道：“祇昨日稟過的，便是真情。若說搶劫財寶，擬於強盜，犯生實是死不敢當。”高公道：“你打搶是真，祇是無賊可證，本縣難以定招。且打你幾個板子，明日申報上司定奪便了。”一把簽撒下，喝教著實打。周秀會意，走過來，把湛翌王拖翻，先是他動手，做個用力的光景，打了五板。其餘眾皂，皆係周秀吩咐，依樣打法，打了三十板。高知縣吩咐：“押下重囚監中，眾人討保寧家。”即便擊鼓三聲，退入私衙。那禁子張旺，早上領了本官之命，著意在心，遂同了湛翌王出來。到得監門口，悄悄對湛翌王道：“湛相公恭喜了。”翌王道：“大哥，我有甚恭喜。三十板子，先打得這個光景，死活未卜。即使此番可以苟延性命，日後還不知怎生結局。”要聽張旺回答湛翌王之言，且看下回便見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